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 創刊號 ◆ 9.99



批判全球化， 刻不容緩！

全球性的變化正在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去年亞洲經濟的巨變令很多人從睡夢中驚醒，慌張地問：究竟發生甚麼事情？危機過後，愈來愈多人發覺，工作愈來愈難找，生活愈來愈差，貧富愈來愈懸殊，問題究竟出在那裡？誰是罪魁禍首？

主流報章不會告訴我們問題的底蘊，學者的文章又不知是高深還是迷糊。但全球的變化正史無前例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不明不白只會令全球化可以在沒有挑戰下繼續下去。

但紙是包不住火的。各地的民眾正慢慢驚覺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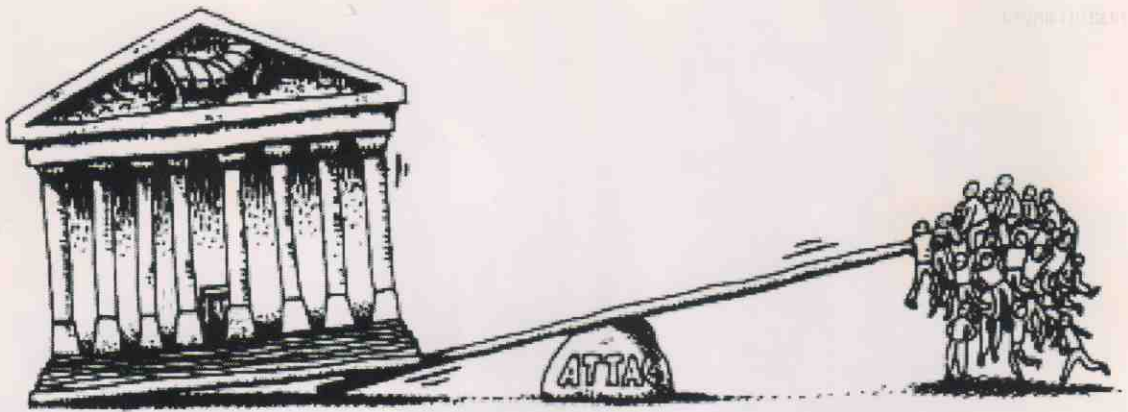
此竟面對著相似的問題：嚴重的失業問題、勞動條件的惡化、生活水準的下降、貧富懸殊、環境破壞……。醒覺的過程雖然緩慢，但力量正在凝聚。

《全球化監察》希望為民眾提供資訊，用簡單易明的語言解釋全球的變化，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每人的生活；藉此加速意識改變和力量凝聚的過程。

我們要對全球化抱著批判的態度，因為世界各地面對的問題和危機，正是全球化的惡果。對全球化的理解，可以參考〈什麼是全球化？〉一文，當中對跨國企業和政府如何以「自由市場」之名，來加深對勞動民眾的剝削有

深入淺出的解釋。〈不要迪士尼〉一文更以迪士尼為例，說明跨國企業怎樣剝削勞工和破壞環境，公民權力又如何受到削弱，正當興建迪士尼樂園成為城中熱門話題之時，這篇文章可謂來得及時。

在全球化的浪潮底下，公營事業私營化不單製造大量工人失業的危機，更影響公共服務的消費者。本期一篇文章以**油麻地小輪被佔事件**為例，切入本地有關私營化的討論，並提出實行公營及由公眾的參與和監察才是公共服務質素的保證。最後，另一篇文章介紹各地民眾如何聲討全球化的惡行，為《全球化監察》連接上全球的反抗浪潮中。●



什麼是全球化？

Gerard Greenfield 及 Tim
月媚譯

全球化一詞近年來變得很流行。政府決策者、政黨領袖、工商界、學術界、工會領袖以至大眾傳媒無不談及全球化的影響及其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政府決策者說全球化多麼重要，對我們有多好，但當它帶來各種問題的時候，他們又說這都是全球化的問題，與政府無關。那麼，究竟什麼是全球化？

讓我們先談談全球化的定義。許多人視過去廿年國際貿易及投資猛增為全球化。全球化正在推倒各國疆界，使全球經濟一体化。有些人甚至稱此為「地球村」。儘管對此是好是壞，仍是見仁見智，但大多數人都視全球化為一個自然過程。

根據上述觀點，全球化一詞可以進一步衍生為下述四點：

(一) 這個過程既然關乎國際貿易與投資，那麼，工商企業及其海外活動自然是這個變化的關鍵部份；

(二) 由於國際貿易與投資劇增，各國經濟在全球已達至一體化；

(三) 全球經濟的變化比前快得多；

(四) 全球化所涵蓋的「變化」都是在過去廿年發生的。

但是這種定義有三個嚴重問題：

(一) 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不斷增長的國際貿易及

投資的「過程」，那麼，須知這並不新鮮。現代國際貿易及投資的成長，其作為歐洲帝國主義擴張以便尋找市場及原料之一部份，實在是始於五百年前。所以，發生新轉變，並非國際貿易與投資。所謂轉變，其內涵實在遠超於此。

(二) 說什麼國界正在消失，是不對的。我們誠然居於一個國際性或全球性的經濟制度內，但國界仍舊如過去般有力地發揮作用。對企業來說，在各國間轉移資本無疑是更容易了，但這本身須要各國政府的積極支持，是各國政府自己簽訂國際條約及其他協議，才令企業這麼容易轉移。但普通人要在各國轉移仍然不容易。國界仍是那麼有力地發揮作

用，以至普通人仍須受簽證、護照等種種入境管制的限制。所以「地球村」云云，實在更像是**有權有勢的人的村子**。甚至不能稱之為村子，因為它更像是一個武備深嚴的「地球堡壘」，內裡的大多數人民總是為**富豪與權貴服務**。

（三）全球化並非「自然」的轉變，因為一切有關貿易與投資的決策是由企業及政府自覺地作出的。這些決策是從屬於企業及政府的自覺訂下的戰略，而這些戰略的目的不外乎促進彼此共同的利益。為此，彼此都在運用權力來促成上述轉變。在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權力是**大企業權力**，而他們的利益就是利潤。這也並不新鮮，亦更非自然現象。

但是，問題在於，既然上述過程已綿延 500 年，那過去廿年與此前又有何不同呢？換個問法：為何在過去廿年才見到所謂「全球化」發生呢？

為了回答，須要考慮以下三點：

（一）過去廿年的技術進步，尤其是電腦技術，通訊、信息及運輸的速度都變得更快及簡直無遠弗屆。企業應用新技術來促進其海外活動及增進利潤。所以有人把全球化界定為「電子時代的資本主

義」。自然，它的內容不止此。

（二）過去五十年，歐美及東亞的企業的海外投資，比從前增加了許多。當中又以英、美、法、德、日、加拿大等國企業的海外擴張為最。它們日益壯大，在世界經濟中角色日重，以至其產品日益支配世界消費市場。這些被稱為跨國公司的企業，在過去廿年規模及權力都大增。跨國公司日益顯赫，權勢日增，正正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徵。我們希望在下一期繼續討論它。

儘管海外投資猛增是一個重要的全球性轉變，惟須了解，這些投資大多是在鄰近國家，而非均勻涵蓋全球。美國企業在拉美投資，日本在東南亞投資，英、法、德在歐洲投資，諸如此類。所以，海外投資的這種方式，稱之為投資的地區化，反比稱之為全球化更為貼切。

（三）廿年前，即七十年代中，發達國的企業要面對嚴重的能源及石油危機，使到利潤受損。自然它們仍有錢賺，只是擔心盈利增長不如過去。為了克服危機它們做了三件事，一是在勞力便宜、勞權受壓的國家增加投資，二是創辦新型商業謀取更大利潤，三是要政府把所有足以防礙它們增加盈利

的「障礙」一一打破。

如前所述，海外投資之增長，是伴隨著跨國公司的權勢的增長的。這也令到它們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大為增加。剝削海外的廉價勞工，成為它們生產更便宜的產品的關鍵性戰略，而這讓它們可以支配消費市場及謀取暴

「大企業自七十年代中便掃除「社會障礙」以便為暴利開路。這廿年也就是勞動人民的集體權利被逐漸掃除的廿年：工資被減，生活水平下降，保障消失，政府開支減少，把公共服務私有化，勞工變得更不受保障，因而更為廉價，更受剝削。」

利。這樣，曾在七十年代面對盈利危機的歐美、日本企業便逐一演化成跨國公司。

對其他資本家來說，創辦新型商業包括了增加金融投資，減少工業投資。明顯的理由是這會在短期內帶來厚利，又不必擔憂石油及鋼鐵的價格上升。

第二個理由是這樣可以有助資本家避開有組織的工人提出種種要求的壓力。這些金融資本什麼也不生產，只是在全球之間迅速轉移，投機於外匯、土地、利率等等。它們不事生產，只是買啊賣啊，包括買賣貨幣，並在瞬間發大財。這有點像賭博，所以有人叫它們為「賭場資本主義」。電腦新技術明顯在這些新型活動中舉足輕重。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企業說所有「障礙」都必須清除，因為這妨礙他們發更大的財。這些「障礙」包括國際關稅、入口稅及入口管制等。這些都屬於國際貿易的「障礙」。不過，跨國公司還要政府消除「社會」障礙，包括保護勞工的工作權，他們的工資等的勞工法例，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網。另外還有工會。其實，這些根本不是障礙，而是勞動人民經年鬥爭而獲得的生活及權利保障。得到這些保障是他們的集體社會權利。但是，政府與跨國公司都說這些保障有礙他們發大財，所以必須拿「自由市場」取而代之，這樣，勞動人民就不再受保護，而政府也可以減少支出。當然，這樣的市場其實對人民而言絕不「自由」，只是對企業而言才意味著發財的更大自由。

跨國企業要推倒的「障礙」還不止此呢。所有為保護環境及衛生的政府措施也包括在內。這些措施亦是人民經年鬥爭才換得的。但現在資本家要掃除以便無限制地謀利，這樣就能把自然環境也變成買賣的商品或加以摧毀來謀利。

勞動人權淪為資本障礙

所以，大企業自七十年代中便掃除「社會障礙」以便為暴利開路。這廿年也就是勞動人民的集體權利被逐漸掃除的廿年：工資被減，生活水平下降，保障消失，政府開支減少，把公共服務私有化，勞工變得更不受保障，因而更為廉價，更受剝削。

跨國公司在哪一個國土涉足，這個過程就在哪裡進行。在那些勞工一向獲得較多保障的國家，政府就情願或不情願地消除保障。在那些尚未有保障的國家，政府就拒絕承認這是人民的權利，就把「自由市場」強加於他們。

最先發動這些進攻的政府領袖是英國首相戴卓爾及美國總統列根。所以自由市場路線有時也被稱為戴卓爾主義或列根主義。這種對勞動人民的進攻在英美率先進行，隨後遍及全球，打擊了勞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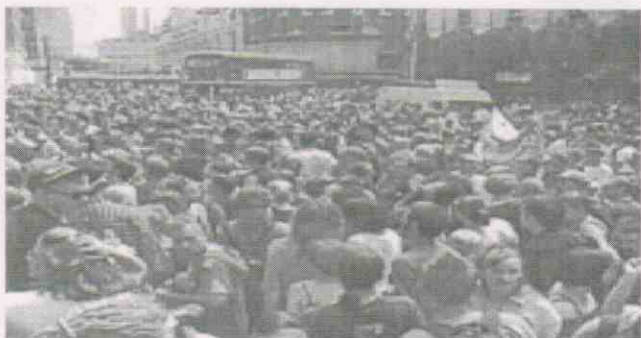
民的生活，毀壞了自然環境，而大企業利潤卻從中增加。

我們可把全球化定義為：這是政治精英及大企業為解決七十年代中的利潤危機而採取的戰略。這個戰略包括推行「自由市場」以便打擊全球勞動人民並使一切從屬企業利潤。

若是這樣去了解全球化，我們就可以作出如下重要結論：**如果全球化不是自然過程，如果它是政府及大企業自覺採取的政治路線，其中又以打擊勞動人民為目的，那麼，很明顯，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創立另一條戰略。全球化不是一件物件，它亦非從天而降，而是有人製造出來並強加於大家。如是，則我們亦可反擊它，並為大家的利益與幸福而作另類創新。**●

各地民眾聲討全球化

林致良



六月十八日倫敦大示威 (June 18 1999,
<http://bak.spc.org/j18/site/ukimages.html>)

我要全球生態保護，不要全球自由經濟！」「全球化，當心點！人民不會放過你」

平日熙來攘往的倫敦市中心金融區，赫然掛起兩條醒目的大橫額。這是今年 6 月 18 日西方七大工業國 (G7) 在德國科隆舉行首腦會議期間，一萬人在倫敦市中心示威的情景。示威者抗議七大國推動的全球化政策造成大量失業、貧富懸殊和生態破壞。他們用實際行動表達不滿全球化摧毀大多數人的生活、幸福和希望。

一位參加者說：「全球自由經濟是戰爭、制度性環境破壞和饑餓的根源」，「什麼全球化、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同一樣東西；它令人類和美麗的大自然變成企業賺錢的犧牲品」另一位參加者說：「我參加示威不僅爲了我們的未來，也爲了我們的下一代」。警察衝擊原來和平的示威隊伍，引來示威人群的自衛反抗。有示威者被橫衝直撞的警車撞倒。警方拘捕了數百人。

同一天，紐約、三藩市、馬尼拉、東京、利馬等地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香港也有人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七大國「免除發展中國家的所有債務和重新引入一種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模式」。

6 月 19 日，有兩萬人在七大國首腦開會的地點德國科隆手牽手築起人鏈 15 分鐘，要求七大國免除貧窮國家的外債。搖滾樂隊 U2 的主音歌手波諾 (Bono) 也參加了示威。發起團體「2000 年免除貧困國家債務運動」是一個由工會、宗教人士、左翼團體和人道主義組織組成的聯盟，它的目標是要求西方國家免除貧窮國家的所有債款。

根據統計，西方國家對貧窮國家的每一美元援助，都從貧窮國家再拿走九美元。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欠下西方國家 18,000 億港元。有 40 個國家高度負債，完全沒有償還能力。最諷刺的是，讓貧窮國家人民享有基本醫療、教育和清潔食水，只需要 3,000 億港元，但貧窮國家每年向西方國家償還的債款就高達 13,000 億港元。聯合國估計減免貧窮國家債款能夠使貧窮國家的 700 萬兒童免於死亡。

七大國在科隆會議上宣佈免除窮國債

